

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

八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

卷之一

為君難論

歐陽公

君心論

林之奇

君體論

鄭湜

君體論

鄭湜

卷之二

大臣論

蘇東坡

相體論

鄭甫陽

論相上

誠齋

論相下

誠齋

卷之三

諫臣論

韓退之

諫官論

王安石

朋黨論

歐公

五代史朋黨論

歐陽公

續朋黨論

蘇東坡

卷之四

廉論

箕萑

去能論

陳大昌

冗官論

楊誠齋

備官論

程大昌

吏論

止齋

循吏論

東萊

卷之五

維民論

屏山

民事論

林之奇



民論

陳止齋

厚俗論

程大昌

激俗論

方鑑軒

卷之六

練兵論

方恬

原守論

方恬

禁衛論

澹菴

機論一

方鑑軒

機論二

鑑軒

機論三

鑑軒

卷之七

論法上

宛丘

論法下

宛丘

存法論

程大昌

一令論

程大昌

謹始論

程大昌

卷之八

治體論

陳謙

治本論

陳謙

治術論

張耒

治具論

陳謙

治機論

陳謙

八論

為君難論

歐陽公

東坡此

子由君術論  
正是此意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下字不有明暗賢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一篇王意先說兩段後入王意是文字委曲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甘後奢見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信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承接變化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将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滎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滎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規摹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微意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下三言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此段不承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用新進

王席文王之大謨繼武王之大烈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育示我顯德行可謂勤矣此所以爲  
周之成王於皇有本支百世世有哲王故天縱陛下之聖德溫  
文日就天誘陛下之宸衷睿智夙成仁愛孝恭出於天性是皆生  
知天毓受道之質矣重念承平累世之業御茲九有之師欲致平  
治必先乎學學也者致治之道也古之聖賢不可得而見矣其言  
具載方冊要之皆王者事爾人臣學之期以致君人君學之自致  
其治故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變失得之故備在乎易而卦  
者時也一治一亂或美或惡初不可齊亂可使治惡可使美察理  
之變爲時之主惟君乃能之臣願陛下學易則體乾御坤進陽退  
陰觀道設教運神合德使天下之時常爲泰而無至于否常爲晉  
而無至于剝天子之學易固當如此一國之事繫諸侯之本天下  
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生成功者皆在於詩四詩之名各辨其  
實不敢誣也臣願陛下學詩則爲政之大而無於小雅以  
主而無淪於變雅若無東周降於國風必使功德終美於頌天子  
學詩故當如此夫尊王正法謹始善終詳天地之灾祥著君臣之  
美惡者無尚於春秋臣願陛下學春秋則師治而戒亂賞善而罰  
惡常爲知孔子者無爲罪孔子者夫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其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略者無尚於書臣願  
陛下學書則考稽古之得失操制今之法今皇步帝驟王馳霸驚  
一皆得之陛下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然後百工  
允釐庶績咸熙巍巍乎其有成功矣陛下欲以正其威儀詳其辭  
令必也學夫儀禮然後五禮之合制見於典章文物之間六儀之  
中節見於動容周之際煥乎其有文章矣陛下又當發揮孔孟  
之正道鈿雜百家之邪說在疊疊而已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彊不息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惟陛下不倦以終之則日進

此論  
最真

無疆聖益聖矣天下幸甚伏惟陛下有聖人之材而居聖人之位能進聖人之學以充聖人之道則功利天地澤及萬物可侔德商宗周成矣雖然陛下有好學之誠而無進學之說陛下有望道之心而無望道之人則或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故陪都之列賓師之選不可不謹臣願不可與迂儒共學迂儒好為太高不經之論將使陛下畏道之難行或自畫矣不可與佞儒共學校儒好為苟合過情之譽將使陛下志滿假而輕道術或自聖矣願陛下妙選忠義正直博學守道之士以備顧問則用才少而見功多適道正而為利博天下幸甚

君心論

林之奇

帝王遠矣其常存乎天下者心也非麗乎形非依乎象人有握手而言同室而居終其身不能以相得者公寓古之下以游萬古之上茫茫昧昧絕斷簡短人曰堯舜禹湯文武其心至今存焉不已哉乎曰未之思也帝王奚遠哉人與天地一心也天地不息人心亦不息天地無古今人心亦無古今知此說者帝王曾次盡在人方寸中矣嗟乎百世而下帝王何寡也是非心之罪也心本無異人自異之人之有負於心也甚矣即一而言塗之負敗且不可謂無帝王之心離異而言雖與帝王勢均位敵遐乎藐矣奚啻相望於霄壤帝王之治經緯乎一心無得於其心則亦無得於其治君子謂是不可不熟講也天下萬物莫不有偶善與惡分邪與正岐賢之反也為愚是之敵也為非替於色者指白為黑迷於方者指東為西人常於處事之際方寸了然所處必當事至而心弗寧雖小必敗况四海九州如何其大一日之間一時之頃事之至者不知其幾其可以擾心而應之哉且帝王之心何心也一者心體之所以全帝王之所以同乎萬世者心存於一則體用俱備擾而雜之體虧而用喪矣天下安危治亂之機特起於存不存之間而

存之矣難居則喪焉動而存之難也隱則息焉顯而存之難也優游暇豫則不素養焉觸事物而存之難也帝王亦是心爾日應百事如未嘗接事而亦未嘗有遺事非莫然也非適然也亦不至乎臨事而存之耳存之為言特其粗也存之而不資其存用之而不知其為用存之神用之妙也堯以精一執中三言併與天下而致之舜舜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法其後七十年復以命禹禹又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法三聖人一心也三百餘年一日也亦其親傳之符所宜然者也湯之於禹去之五百歲文武之於湯去之五百歲心惟一心也治惟一日也然則求心術者宜於此焉思之也秦漢以還治道衰矣非失於為治失於心術矣天下之不越乎此心術茫然矣所取而為治化民者必以誠而心或流荒也養民者必以仁而心或蔽於私也處事者必以智而心或凶疑也成事者必以武而心或沉於弱也一況一心趨向

君體論

鄭澐

天下標準人才之進退議論之離合莫不於此焉古之治亂安危俄且分焉心跡全則必高明必廣大卑汗淺狹之說必不入心跡一虧每每反是反是而望治猶南行而望燕其背馳遠矣然則如之何曰一之一之者何也堯舜禹之惟精湯之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罔有不欽皆所以一之也一者全而萬有餘矣有復於人主者必曰正心人主亦皆知曰吾惟正心也噫心非可以聞人之言而正之也非可以慕古人之美而正之也臨朝而正之未正也觸類而正之未正也卒然加意而銳於正焉未正也一暴十寒物未有能生者擾而助長無乃速其槁歟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命者權也權之在我雖不可一日脫於手然知操之而不知縱知收而不知散知翕而不知張則權雖在我而我終無以用是權也有是權而不能用譬之於物非不枵然大也



然舉之則不能運錯之地又懼有負之而去者不幾於廢物乎夫  
惟聖人者能屬人以權而權不下移舉天下之權攬於我而無吝  
權權移於下則國不立吝權以自用則國無與共功者然既屬之  
人矣而不下移者操縱自我也我既攬之而不吝於人者我提其  
要也世之人主惟不能自執天子之權故權移於下又恐權之下  
移執之而至於自用此所以兩失之也今夫人主所為置宰輔捐  
爵祿而崇寵之者非以夫萬機不可以自治故擇人而委之耶然  
則議論政事進退人才乃其職也若夫政事不出於中書而指擄  
悉自於旨意人才不繇於廟堂而驟遷驟罷於冥冥無據之中以  
此為能收威福之柄在已又焉用彼相曰政事出於中書議論皆  
當耶人才由於廟堂進退皆能公耶使皆當而公則天子安用自  
勞哉既不能皆當而公則夫天子自執其權者宜也曰吾惟擇其  
人而用之以議論進退之權而授之其或當耶否耶公耶私耶然  
後吾從而黜陟之如是則議論進退之權雖在宰相而黜陟宰輔  
之權實在人主也苟預疑不能為公與當也而奪之權誤於委任  
以制斷由己為權柄昧於責成以澀齟順旨為忠逆使材者鬱鬱  
而無所施不才者得以默默而安其愚則成敗是非之責盡歸於  
人主而威福之柄乃陰奪於私門烏在其為權在我也孰若授之  
權而懲其不公與其不當者使進得以効其忠退有所顧忌而不  
敢其委任之體豈不博大而責之之術豈不其精且覈耶且大臣  
之任自與有司不同人主之權又與臣不同人主惟不自用乃  
能用人人主不用人而自用何異於臣下乎大臣侵有司之職猶  
且不可而况人主奪臣下之權乎夫天下人才之夥政事之繁決  
非一人聰明所能了吾既疑大臣而不敢屬之以權則夫所與議  
論進退此者果誰耶必左右曲躬附耳者得以售其姦矣然則吾  
之執權而自用乃姦人之幸也夫此之姦臣欲得其君之權非肆

武之才英烈之氣自足高出前古然優容王魏尊人使諫而有不  
殺此老之恨力行仁義欲與三王比隆而窮兵伐遠乃欲求勝於  
隋氏制度紀綱雖足為子孫憑藉而家法不正父子兄弟之間為  
有慙德夫高帝之度孝文之仁太宗之才雖古之聖君不過如是  
然而所蔽乃與庸主相類者何也可以為聖賢之君者是質也其  
蔽不免類庸主者不得聖賢之學也使三王者挾如是之質而留  
意於聖賢之學祛其所蔽廣而充之則功業所就豈止為漢唐之  
君哉世之人主明智者或失於伺察果決者或暗於先入彊毅者  
或吝於自用英銳者或喜功而貪利夫明智也果決也彊毅也英  
銳也皆明主之美質也天下所喜聞而欣道也然有是質而反以  
害治而便變姦巧之人從而窺伺其志之所向而陰投之滋其蔽  
而甚其惑者學不足以用是質也古之帝王亦豈外是質而能為  
聖人哉然而其心曠然無所偏繫廢佞不能移功利幾乎不能

雖明智足以照物而無先事之察雖果決足以主事而無  
惑雖彊毅足以有立而無輕待臣下之意雖英銳足以有為而無  
謀淺妄動之人同是明智爾同是果決爾同是彊毅爾同是英銳  
爾然居之無所蔽用之而不偏者學之力也廣廈之下細旃之上  
留意藝文表章經術親與經生儒士考論同異寧不曰學立以非  
聖賢所謂學也夫學者所以正其心也堯舜禹之所以精一湯之  
所以日新文之所以純亦不已者果何所致力哉皆從事於其心  
也何則心者萬物之一源聖人所以治天下之本也是心虛明純  
一則事之是非利害君子小人忠邪之情狀昭然吾前是心一差  
則謬妄得而誘之左右得而蔽之愴巧得而乘之作於事害於政  
皆自其端發耳天錫人主之質雖有所甚美必有所甚偏所謂明  
者也果決也彊毅也英銳也皆其所甚美而不能無偏也必能用  
其質則質之美者日以充大而偏處日以消融是心既差則其病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二

前古集

論

大臣論

蘇東坡

謝相山批

反覆說凡君子小人利害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  
 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  
 非亦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  
 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有六  
 下之怨而君子之意吾救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  
 測之患謝相山批今君子交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  
 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矣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  
 事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  
 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死  
 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謝相山批故昔之舉事者常  
 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  
 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  
 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  
 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  
 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  
 成而天下安謝相山批此數行若正大語然則降俗未欲善則  
 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  
 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  
 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已過矣謝相山批  
 深交而無為謝相山批苟不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其隙

昔漢高祖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  
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驩絳侯卒以此誅諸呂  
定劉氏其用事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  
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  
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用事

相體論

鄭甫陽

大臣欲相其君大有為於天下者必自正其君心始何者心者將  
大有為之本也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者矣小人不待逐而  
去也政事不待更而脩也心不先正今日逐一小人明日復用一  
小人今日脩一政事明日復害一政事用力憂憂而勢愈踈矣假  
令其君能暫親君子遠小人屏私意立政事以與我戮力有為於  
一時他日之敗必自其心發之也傳說之相高宗也其反復啓沃  
之端惟曰典于孝耳方商之中衰高宗之所以夢想良弼者固欲  
與其中興之業也說起版築之間謀不及此者蓋說之所恃與中  
興商家者高宗之心也先之以學以正其有為之本則楚荆楚朝  
諸侯有天下者固已在說與高宗二人規摹中矣管仲一見威公  
便許以霸業不數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烈非不偉也然仲不  
知正君之孝以為肉腐於蛆酒腐於觴不足害霸及威公之心一  
蠹則三姦擅國六廢多寵齊敗掃地矣向來九合之功何益於救  
敗邪夫仲之所以先正於君心者度其君不能聽則功業雖盛而  
不立也然與其功業雖盛止於圖霸不成耳君心既蠹其禍豈止  
於不霸哉觀仲之速成而遽壞則知傳說之相業所從來遠矣戰  
國之世士益急於就功名獨孟子以格君心為己任以為一正君  
而國定君不嚮道而志於仁而求為之富彊是輔桀而言也  
後世貶管仲最深者莫若孟子蓋季術之源殊也嗚呼傳說不作

然而據之彼固陰有以使權於已。然明主所不悟也。何者明主必欲操天下之權。彼惟因其欲操天下之權也。故間摘事之可喜而說之。使益奪臣下之權。臣下之權一侵。則彼之說益進。明主惟見威福之出於已。而不知彼實借吾權以行其說。則權實在彼也。此人主所以喜奪大臣之權。而忘其機柄之旁落也。是以自古明王執權而自用者。其遺患於國。或甚於庸主。漢宣帝懲霍氏之跋扈。總核之政。雖甚尊寵丙魏。然所與出納樞機。裁可政事者。皆出於中書尚書。故其功雖足以中興。然所以滋恭顯亦不薄也。光武號總攬權綱。然薄三公之任。不付以事。方其無事時。權雖在人。主繼之。幼少而大柄委於內。而無所屬。故外戚閹宦乘間而竊之。雖三公憤激而不能救之者。權素奪也。夫二君攬天下之權。而執之所以求為無失也。然其末流。權歸於廢戚。乃有其於大臣之專何也。患生於所偏。而勢失於所不料。此操權者所深戒。

君體論

鄭渠

有聖賢必有聖學。賢非聖人之所持也。有聰明聖智。天縱之資。而不知聖學之本。其於天下國家。必有悖理傷道。不中節者矣。終不可入於聖人之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聖。非特其質過人。以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也。堯舜禹湯文武所以不作於後世者。豈後世之君絕無堯舜禹湯文武之質哉。數聖之學不傳也。漢高祖詔尊大度寬仁愛人。其質固有合於詩書者。然雖銷印。輟洗。從諫。如泥。而溺愛易嬖。爭臣不敢諫。諫雖誅。秦覺項如此。其壯而駿。驥冠之。姚媚公卿。乃因以開說其雄略。雖足以駕馭桀猾。而仇廉慢侮。商山之老。齊魯大臣。終不肯從之。游文帝恭儉元默。化民以躬。二十三年如一日。可謂盛德矣。然惜百金之費。不營露臺。而賞賜弄臣。累百鉅萬。稽古禮文。謙遜未遑。而眩於玉杯之說。及議制度。封禪。號稱寬厚。而所學者申韓。其與廷議。刑常過於刻。唐太宗之

正君之事未復見孟軻既沒正君之孝不得其傳後之君子雖有  
致君澤物之意而不探古人之本忠畧者能以謀讓舉天下之事  
功而已然知求治而未知正君也直亮者能危言正論繩君之愆  
謬而已然知規過而未知養德也君不正治不可保也德不養過  
不可勝改也魏證能使其君信力行仁義之說而不能救其晚節  
窮兵之失宋璟能使其君厲精以成開元之治而不能去其女寵  
奢侈之敗裴度能使其君果斷以成平蔡之功而不能止其貪利  
睚小人之害夫太宗喜功好大之心即向者與證力行之心也元  
宗荒於女寵奢侈之心即向者與璟厲精圖治之心也憲宗貪利  
無厭之心即向者與度果斷成功之心也心一爾曷為正於前遂  
變於後乎曰此非三宗之過也證未死已有欲殺此翁之語則太  
宗好諫之心已敗於此矣璟猶居相位宇文融遽以言利幸則元  
宗侈心已萌於此矣度平蔡未歸李揆皇甫鎛已相則憲宗明斷  
已荒於此矣吾謂環與度知未治而未知正君之過也證知正君  
矣然知規過而未知養德之過也然則正君之術果如何哉邪正  
之機一也導人以邪者必委曲弥縫之然後陷於邪而不自知使  
其心果知邪之為非寧肯從吾於邪乎况疆人以正者豈可以一  
趣而直入於正哉蓋嘗以易求之孟子而觀之正君之術焉坊之  
六四曰樽酒簋食用缶納約自牖釋者曰牖明處也言人臣欲以  
忠信善道滿納之君者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  
明就其明處而導之推而及於所蔽則自悟矣睽之六二曰遇主  
于巷釋者曰巷致曲之地言當睽之世君心未合直不可直致其  
意者當盡誠致曲使之信合也孟子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遽  
以為是心可以合於王而語之王道者方其不忍殺一牛之時乃  
其仁心所發見也於此引而達之則油然而生矣此納約自牖之義  
也宣王之自言其好貨好色之疾子亭子不直折其所好乃就其所

好而爲之說也使之與民同者大捐色與貨與民同之則已之所好者必薄矣所以潛移其病根也此遇主于巷之義也大臣所以啓沃其君者豈止如詩臣徒彊之於言語口舌哉惟因其所明而啓入之使得其天理之本然致曲而達之使漸入而不苦其難夫然故開之易悟誘之易入君心庶其正乎或曰古之帝王正心誠意之率先已得於上故君臣之間以都俞訓誥相與鑿鑿浸灌之耳後世人主生長於深宮所以害其心者非一朝一夕也豈遽得而正諸曰是心天理之所寓也使天理可滅邪則吾不知天理果不可滅豈終不可感悟以復其正邪特患吾所以正之之術有未李耳

論相上

楊萬里 誠齋

聖人不能爲天下求宰相而能爲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岩剔竅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真蓋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謬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遂斯人則斯人慙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一令一郡不可欺一守而天下獨可欺一相哉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久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爲爾用之焉耳其用之也則曰爾道我以其人吾爲爾相之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介則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爲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惟其求而不求是以求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蓋得而必任而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搖敢於盡而不敗於搖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機而



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為太尉而貽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濟為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臣賦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之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袁紹則取袁紹策馬超則取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彥澤之必為晉患知周高祖之必不為漢臣有如濟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敵國或以不取於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還子馮為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為司徒而曰我為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鄴為官者引為相而鄴恥之竟不就職三君子之皆賢者也夫豈不堪於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其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哂衆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究其分之所無可謂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者皆是也可謂賢乎陛下即位之初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為賀而陛下以為疑非陛下疑之也姦臣有以啓陛下之疑也使陛下持之不堅天下恨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慰我既而麻制一傳則天下怏然謀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何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不為朝廷重其去不為朝廷輕其進不為天下喜其退不為天下戚舜之於皋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大公齊桓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陛下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仁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人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詔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天下以無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聖主用而觀其效則又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獨擾擾然何也

論相下

誠齋

臣聞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入爲足恃。蓋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宰相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夫惟重其人。而後負之者。輕其器。蓋人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勝人。人勝器者。全器勝人者。顛舉天下之大。而負之負之。而不能堪挈之。而不能舉事。至而亂。變起而驚。且無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天下之至安。而不驕。居天下之至危。而不懼。不勞談矣。不動聲色。而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苟爲不測之量。虛爲不懼之氣。以鎮服物情而已。其必有以自恃也。恃在應應在裕。夫敵國之相圖。英雄之相窺。固輕發於吾之所窮。而重發於吾之所裕。夫惟先事而破其謀。有事而出其不意。發則應應。則不窮。天下安得而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則天下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懦者既不足與。有爲而其勇者。又往往得其所恃之似。而無以實之。蓋亦有所謂不勞談矣。而不動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可與之居危。可與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此其中無應變之機。而其外示鎮服之度。故無事則若不可測。而有事則敗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當天下之變者。蓋有鎮物以破敵者矣。有同乎鎮物。而不同乎破敵者焉。有推誠以解紛者矣。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者焉。有示彊以止亂者矣。有同乎示彊。而不同乎止亂者焉。謝安邀遊。飲博。以當符堅。房瑁彈琴。清談。以當安史。此同乎鎮物也。然淝水大勝。而陳大敗。何也。人不同也。蓋安有謝元而瑁有劉秩。此其所以不同於破敵。故郭子儀單騎而入回紇。張延賞亦使渾瑊撤備。以盟吐蕃。此同乎推誠也。然回紇拜子儀。而唐以安吐蕃。幾擒瑊。而德宗欲出避。何也。情不同也。蓋回紇之冠子儀。知其情之不得已。故變冠以爲盟。吐蕃之盟延賞。不知其情。

之欲圖唐故變盟而為寇此其所以不同於解紛歟裴度答朱克融以兵匠速來之語景延廣答契丹以橫磨大劍之語此同乎示疆也然克融卒不敢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不同也蓋以克融之犯唐則以臣而叛君以晉而怒契丹則背惠而立怨此其所以不同於止亂歟當天下之變而決天下之機不可以一法應也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之法未有不敗事者方晉之未捷謝安與王衍何以異而陳濤之未敗平涼之未變契丹之未動所謂芳館者廷賞者景延廣者誰不以爲謝安子儀裴度復出也哉蓋應變之難如此今疆虜盜有中原之半者四十季矣自逆亮之斃其君臣日夜伺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矣此何等時耶然無事則玩而不戚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恃以應變者何人耶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獨得而不憂也然則將以求謝安子儀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人之能不能雖聖人不能逆知其能知之者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而變不可試臨變而試才者垂死而試賢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其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熟而儲之者素也嘗聞寇準以小臣言事而爲太宗之所知太宗屢以事密詢於準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之時天下承平豈有他變其何事於準哉其後真宗澶淵之役獨決親征之議對敵高卧天子恃之以爲無恐諸將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太宗所密詢之人也今宰相之才無事而不求且不試養而不緜明年何交稻而不麥明年何食臣實憂之

諫臣論

韓退之

東萊批

意勝反

行爲批

此篇是說規政擊弊反難文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  
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  
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  
不喜難說它好已自開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此句便

意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  
子凶者也取易斷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陽說不出義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陽  
如此時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臣之上九

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  
心難分兩段此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尤之不  
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州一而最有力以望  
剛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  
言及於政陰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肥瘠然焉不加喜戚

喜戚於其心細目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  
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真得他自取深引證有道之士固如是  
乎哉且吾聞之兩端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

不去無一可者也一段開鎖大抵難文字字通熟他不陽子將為祿  
仕乎又說兩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平為貧謂祿仕者也  
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也此意以于此又蓋

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不辭必曰會

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常寬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証者有不可証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尽去之惟指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見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日進則為人主者悵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下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續朋黨論

蘇東坡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兆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拳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激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

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引前我將以明道也非其為首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引前好得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引前

諫官論

王安石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為公卿或為士何也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為士為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責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

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俸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為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蚺鼉為士師孟子曰似也為其可以言也蚺鼉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為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向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

吾未見其能為也俟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  
俟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  
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為可乎未之能也唐  
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  
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正觀觀  
高王正觀曰云云太宗初欲自封王宰相入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不  
失其所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所以言  
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  
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過也  
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  
然且為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  
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  
曰嘗聞周公為召召為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朋黨論

歐公

東漢

議論出入意表大凡  
作文妙處須出意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  
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  
也上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應其故何哉小  
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  
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  
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  
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  
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  
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一  
有力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  
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

之朋應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過接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繼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之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心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警車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此我化更皆提起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說如人反說話以為能辨君子與小人也下若無一句承解

五代史朋黨論

歐陽公

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亦徒然譽之千鈞一羽末承而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之則腰折了下一句頭有力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力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尤有

**長無以復加奈何**  
**公季春秋於胡**  
**際無赫赫可紀之功**  
**業故張子詔云**  
**歐公五代史其間**  
**議論多感歎又多有設以**  
**蓋感歎則**  
**動情設初則意實此作**  
**文之法**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與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



計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  
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不謂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  
訕上者惡為人臣招輔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  
不得而知焉解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  
曰歟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則諫其君出不使人  
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  
於蓬蒿之下起論主上嘉其行誼其在此位官以諫為名揚  
擊拙之賦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  
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枝葉相生庶幾穴之士聞而慕  
之束帶結髮願遊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  
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  
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又生或曰陽子之不克  
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解何  
子過之深也愈曰難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起下段意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兼濟  
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  
突不得黔論一段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  
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  
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  
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  
也鼠竊案以當之九者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  
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一段意編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  
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  
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左成十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

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番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斷蛇不殊刺虎不斃則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左傳田氏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後漢黨錮唐白馬之禍五代史唐六臣傳序忠臣義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膠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卅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柳宗元傳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各臣天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鄭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剛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何獲焉王黼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王黼嗚呼宣子蚤從王黼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左傳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貫其餘使才者不失其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害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棄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為所善曹參之治齊曰謹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本傳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遍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本傳姦臣復職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邪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廉論

貧愈

廉者吏之元氣也。他能肢幹也。肢幹彊而元氣弱，則所謂彊者不足，以樹福通，所以賈患。今之人固有其常，雖無赫赫名而得免於謗，數者以其廉也。亦有吏事魁梧機惠捷出而為君子之所不恕者，以其貪也。貪之不如廉信矣。然廉者吏之常也，設若饕餮嗜利如漁獵，然則何吏之為？然則廉固未足深異也。乃今天下見能吏不甚掛口，見廉吏則景星也，鳳凰也，競喜幸，歆艷之，其異之若異，豈常者足為異邪？夫異蓋生於少也。天下皆廉，則貪者異，天下皆貪，則廉者異。嗚呼！為天下而至於使廉者異，亦重可歎矣。惟其然也，故為小人者則曰：當貪之，世吾可以飽貪之利，浚吾溪澗，吾壑務得而已矣。於是乎益貪，其中人者曰：吾與彼姻黨也，故也。

也。彼皆然，吾奚為不可？夫亦與世同波而已矣。於是乎益貪。予人，以上者則曰：彼為彼，我為我，彼雖濁而我清焉，彼雖污而我潔焉。遠夫清不勝濁，則見忌於濁；潔不勝污，則見嫉於污。忌嫉之心生，則胥譴張為怨，怨不已則罵且攻，隨之以一二而受千百之罵。且攻則亦有不堪焉者矣。夫是以心雖不貪而亦不得以安行於廉。嗟夫！小人不責責中人，難深責中人以上，固可喜者也。而亦不得以安行焉。廉吏之難得也如此哉！曰：天下固有忌之而不沮嫉之而不困罵且攻之而不挫不回者，豈以不得安行而遂輟於行哉？特不多見爾。然吾有說焉：當廉而不廉，貪也不當廉而廉，亦貪也。當廉而不廉者，貪於利；當廉而廉者，貪於名。其所以為貪者不同，而皆不免於議也。世之君子固有植稿自命，皓不緇俗，以非愛祿養為高，以非絕人事為介，斯廉也。亦非所以為天下訓也。然則將奈何？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

不當廉

下不以爲泰吾聞諸子學者如此作論

去能論

程大昌

能莫大於無能而有能爲下名莫大於不可名而可名爲小夫有  
形於專專故偏而易見無混於兼兼故莫得窺其全孰知偏全之  
分而擅不可名之能者其知宰相之體乎天子之臣一職一事等  
而上之各有所職而惟宰相無職天下之才明可折獄文可典禮  
武且仁者可爲司寇司馬而不聞長於某者可爲宰相惟其無職  
故無所不職惟其無長故無所不長此其能高視天下而獨制其  
表也故今夫元氣之散也得其溫且燠者物資以生得其淒且肅  
者物資以成信有能矣方其含四氣於未形而求生且成其可能  
乎能生是春而已誰與發秋能成是秋而已誰與發春惟其自處  
於不生不成之外則生生而不自生成成而不自成也是無能之  
能而非有能之能也知此可以論大能矣書曰如有一介臣

猶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夫惟于  
技也故凡有技者惟我容亦惟我用若彼以其技而吾亦以其技  
則我與彼同物於物而曾不能以相高其能裁品長短而運用之  
數故用技者之不可有技也非禁其有也亦不容有也昔者房杜  
之佐唐也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  
衛善用兵而房杜濟以文夫自迹觀之房杜其亦無能矣君定亂  
而我不著功人善諫而我不著直人善用兵而我不能武合是數  
者皆無有也而公議賢之何賢乎賢其不專而兼不偏而全得體  
故也使房杜亦計其功則濟武之文孰與經之使房杜自行其直  
則王魏之直必不能相遜下也惟其自處於無能故能自混於無  
迹所謂輔相弥縫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乃其房杜之大者歟

冗官論

楊誠齋

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恩棄人無以人棄恩先王

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一官也以一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日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餘思則明無餘力則精無餘暇則不懈精明而不懈則一人無餘也而治百事有餘矣况數事今則不然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官則不競其公而競其私數人而治一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甲則曰吾之官正也彼則增也乙則曰官無異官事無異事也我何增爾何正焉至于事之闕而不理民之不悅而有辭上以責之則皆曰非我也責將誰執哉此以人勝事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於才未論之先而祿者必於位既定之後以才詔官則非才不官也以位詔祿則祿不及於無位矣非才不官則天下願官者不僥於官而趨於才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祿者不冒於祿而求有所立以得位蓋有有而不官有所立而不位者矣未有不才而官無立而位者也

法書中

之為祿誰得竊取而素餐之是之謂寧以恩棄人今則不然餘而官不足於是有無官而增官官有餘而位不足於是有無而制祿夫有是人有是官有是位而祿之蓋曰子大夫之勤也不可以不食也今也臨無民也治無事也而創為空虛之名以為之位而賦之祿不曰祿之棄耶此以人棄恩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皋夔龍在下何其事之多而人之寡也萬幾事不多耶而皋陶一人也明刑則斯人焉弼教則斯人焉制蠻夷則斯人焉治寇賊則斯人焉刑也教也蠻夷也寇賊也是得為細事耶舉數大事而一士師之官兼之而數事如一事也大事如細事也則天下之官有下於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於此數者其有以人勝事者乎三代之士蓋有貧而祿仕者矣疾而食於上者矣抱關擊柝也乘田委吏也此貧而祿仕者也然士則祿仕也而非抱關擊柝乘田委吏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賤而且功也賢者食

於之跛者食於門此疾而食於上也然人則食也而非能樂非能  
門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事而且勞也則當時之祿其  
有以人棄恩者乎古今之官蓋未有冗於今日者也祖宗之制每  
路監司提轉而已今日提專之外又有提離者常平者焉郡有常  
賦賦有常入更運牙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以一轉運足  
矣今則有使有副又有判焉小郡兵馬之官至於五六人而同一  
取小邑征稅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莫甚於此老  
氏之官獄靈之祠率建官以領焉自宰執侍從之斥者歸老者與  
夫庶官之一命以上而貧者惰者客者高之為置使為提領軍之  
為主管為監此何職哉此職何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利  
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廢之則怨問之則曰我奉祠也如是者千百  
焉國得而不貧民得而不病耶以人棄恩莫甚於此楚人有拙於  
耕者患於踐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有與而已坐於

種焉自以為計之得也既而鄰田之稻已生而已之稻不生  
人者非不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已之不踐之為不踐而忘  
其數人之踐為踐之大也設官以為民也恐官一人之不治而以  
數人治一官得無踐吾民者多耶人之毀瓦畫墁而得食則食人  
與食於人者交受其笑制祿而食功也以大夫之無位而創為  
奉祠空虛之位以祿之得無與毀瓦畫墁者類耶臣願朝廷痛革  
其弊每路之監司止設提轉之一職而運轉止於一員折離者以  
隸於刑舉常平以歸於漕則監司之冗員省矣大郡之兵官不踰  
於二而小郡則止於一大邑之征稅設官者一而小邑則兼以令  
丞至於幕職有簽書而又有判官者簿尉之可以併省者則存其  
一而廢其一則郡邑之冗員省者矣庶乎人不勝事也先嚴任子  
試吏之法三歲一試而補吏者不過五百則來者徐而官曹漸清  
然後更其清而去其浮食所謂祠祿者一切罷之庶乎不以人棄

因乎嗟乎不制其來勿病其衆不散其衆勿病其冗前之說行所以制其來而散其衆也制之散之而後去其冗則盡去天下之冗官而天下有不竟者矣竟且不竟也然且得而然也耶

備官論

程大昌

一代之興必則其治之煩簡以定建官之制多寡一定後世因焉人與負不容不相當也人多於負則為冗人不充位則為闕冗非也闕亦非也惟其稱焉可也唐虞之建官以百周人益之為三百六十其多寡固有定制矣以其負之百而受之以三百六十則人無所容及其負之既為二百六十而止以百人處之則事無所為故冗之與闕其失均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乃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之為言闕也一日二日而其幾方者天以委而君以付人者也一官曠則一事曠曠者多則墮者不容言上而朝廷之官總治之大者列為九官是九官者如人之

也口手也相須致用而後成其為人也世豈有視而不耶

作者哉是故貴其備也九官之設自百揆之外治禮者不樂而作虞者不兼於納言人各有官官各有掌無相參也有夷無夔節音必虧有益無龍民言不通九官之官也孰可曠哉嘻以舜為君而禹相之官之定負猶不可闕而謂後世可闕哉謂其可闕則併省其負以貽方來可也省之不可而直闕焉吾恐天工之無代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維仲山甫愛莫助之聞以多士為夸矣未聞以寡士為美也聞以無助為嘆矣未聞以多助為累也且天下之事又有大不可者人之智慮雖不一稟而其精力要亦有限盡心一邑者至戴星出入僅勝百里之政而振職內史者至積旬稽審而後勅詔不相背矣若官闕事叢直以人兼焉彼智力竭則苟而已嗚呼其何便焉孔子曰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夫官者政之所托也官廢而不修則政墜而無托故官之廢者尚

當修之以行其政豈有有官而無人坐視曠闕而不爲之慮哉

吏論

止齋

昔者秦之趨亡非一道也而其若是其亟者吏不肖也吾觀始皇之初陋三代之封建其弊至於戰國體解相依以廢王室故吏其城而郡縣之其慮誠遠矣既而天下之吏習於嬴氏之暴斬又斷刑卑芥其民而弊之重之以頭會之斂閭左之徭又重之以阿房驪山土木之役當時之吏非殘忍侵漁痛民以逢其君者則貪黷幸災不逞之人也於是民之欲亡秦者十戶而八九矣關東之豪投袂而起一呼響應毛奮而鱗集戮力以傾秦族者不可勝計烏合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縣其守邑倖其令以應之者也不然則吏爲自全之計擊地以賂敵而市一旦之命者也又不然則談士掉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者也亦孰爲秦守哉其

之惡不肯遷臣妾如三川之守由南陽之守斷泗川之守

駭欲潰之民疾鞭而戰之不敗而塗地則亦爲降虜而已

於秦之斃邪秦以虎噬之彊尺攻寸取以吞天下一日有

六郡皆無人之墟子嬰之席未煖而天下爲漢何也秦人之憂事不及吏也故夫天下之禍莫大乎視以爲常而不之憂者皆他日之所不及支也且天下不可以一人守分疆析壤環居而羅衛之者皆吏也吏之不肖人主將誰倚仗哉而朝廷之上方病夫財之不豐兵之不強以爲大患至於守令之姦民號而訴者牘相銜也則謾不之省重者不過罷去次則賄免而已舒之歲月民之冤血未乾而謫籍之書又以恩貸矣甚者至於公卿大夫貪習冗耗以不勝任聞者皆剖之符而左遷之嗟夫不意父母斯民之職而爲逐臣之淵數也有秦之弊幸而無秦之亂吁可畏哉可畏哉

循吏論

東萊

風俗之變初無常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豈嘗有古今



之異哉昔之陋儒以為風俗自厚而之薄猶人自少而之老古之俗厚猶人之方少者也今之俗薄猶人之已老者也薄者不可復厚亦如老者不可復少嗚呼何其不思甚邪將以三皇之俗為厚乎則黃帝之末胡為有蚩尤之亂將以五帝之俗為厚乎則帝舜之世胡為有三苗之亂將以三王之俗為厚乎則夏商之季胡為有桀紂之亂蚩尤之亂無以異項羽之亂也亂既除而俗有厚薄之異者非秦民之不如古特高帝不如黃帝耳三苗之亂無以異七國之亂也亂既除而俗有厚薄之異者非漢民之不如古特景帝之不如大舜耳桀紂之亂無以異湯帝之亂也亂既除而俗有厚薄之異者非隋民之不如古特太宗之不如湯武耳自古及今同戴一天同履一地同賦一性日月不変也耳目鼻口亦不変也風俗何為不如古哉善乎魏鄭公之言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若人漸澆詭下

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哉蓋嘗觀韓延壽之治潁川風俗之未嘗不如古也蓋承戰國孤秦之弊禮樂廢弛異世以古先王化民之道為姍笑賢如高帝乃曰以馬上治之安帝詩書賢如文帝乃曰卑之無甚高論賢如宣帝乃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雜之君臣上下同趨於刑名法律簿書期會之間無復遠畧惟延壽承潁川趙廣漢告許之俗獨能取世所姍笑為陳腐迂闊者次第而行之百姓遵用其教至於賣偽物者棄之市道其在東都馮翊如潁川之治洋洋乎弦誦之聲肅肅乎俎豆之容庶幾乎治古矣謂風俗不可復古者果何如哉大抵後世之患出於待古太高而待己大卑惟待古高故自疑而不敢為待己卑故自棄而不復為殊不知雖遠其理常存苟能盡其理則夫何遠之有哉故方石君歎家而子孫燕居申申此一家之三代也王烈居鄉而訟者望廬而還此一鄉之三代也魯恭治中牟而童子不取

乳雉此一邑之三代也延壽之治潁川庸非一郡之三代乎以是  
論之則風俗古不必厚今不必薄古不必易今不必難惟其行而  
已安可是古而非今哉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四

六論

維民論

舜山



古無自固之國君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形神其君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相資國乃固焉相資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氣乃與神君與民民乃與君蓋上者下之倡本者末之附也民有駭亂離析與民者之過也氣有垂矣泮渙與氣者之過也是以神存其氣則氣益而形充君維其民則民歸而國固甚哉民心之無常也浸浸下歸蕩蕩俄往去就之端最為難察自昔觀我政於廟堂之間得民情於肝膈之內有要道矣政苛歟刑酷歟賦斂重歟徭役數歟有是四者民必不樂其生不待聞其怨嗟之聲見其蹙頞之色時雖治安民必畔已無是四者時雖艱難民必附己不待足聞巷訪緇寡而知其必樂其生也夫民之樂不樂其生至微何規規察察蓋不樂之意鬱於胸中亦不能自制也積而為怨怨極則怒怒之心蓄而未發其於敵國之兵戈過於天災之水旱不見其形莫不警懼彼其疾上如仇讎伺有罅隙與之偕亡而為上者方且偃然撫之曰此吾赤子也猶大蠹於中魚潰于腹一旦披壞其可支哉民心無常如此去就之端難察如此故有國者兢兢業業不敢自安思有以維之也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或解或維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十聖雖武夏文經其道不同要之皆以寬厚為治至哉仁宗之仁也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笑言為恩咳唾為澤熏酣沉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故胡虜崛起過於劉玄德光之暴靖康奇禍同乎永嘉開運之酷而人心戴宋亂而不離且乎主上之所以中興也竊惟南渡以來天步窘蹙宸心鬱焦凡咨詢

之及詔令之頒惟勤恤元元是先豈非鑒古昔之治道紹祖宗之遺澤以祈安耶愚嘗攷維民之四說焉政可無有也刑酷無有也徭役之類無有也惟賦斂一事不可輕且今日國家非有橫給浮費也特以軍旅之興費用不可一日闕且有司奉承無術益費增繁故常統之外月有橋樑有糴有明耗暗耗有帶科折科有和買有預借如市庚良如貨賦名如賣僧鬻爵如造甲修船其微至皮角竹木之類一取於民名之曰和其實強估名之曰借其實不償以六瘠瘵之民供多多之賦豈易枝梧耶膏粱涼唱必有道焉幸茲邊警暫息戎事稍紓當講畫究明蘇彫眈活遺噍以成康阜之治噫求瘼必瘼施恩必恩維民之道輕斂為急

民事論

林之奇

民生乎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乎成周之後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凡其所以為生皆道命制乎天凡其所以為生皆數也天非獨任乎數而純乎天則不得不謂之數以人參焉乃所謂道蓋數者行乎適然之間而道則有必然之理天之愛民豈曰不仁一歲而豐一歲而歉水而旱蝗而螟仁有所不行焉謂之數可也謂之道不可也豐而仁行焉歉而仁亦行焉水旱蝗螟無所害乎吾仁是必道行乎其間惟道也者濟數於所不及天之立君正為是耳為天下者一委民命於天無乃失夫職虧天道乎哉嗚呼三代往矣民之任乎天也久矣以為法不良歟未嘗無良法也以為吏不賢歟未嘗無賢吏也法良而吏賢民宜無不受其賜矣法良矣吏賢矣民之受賜鮮矣此其積弊豈一端也哉堯湯適遭一時之會固不能使天無水旱而能使民無菜色成周之天下又非幸其無水旱而必非水旱所能憂也堯湯遠矣吾不得其政之詳矣周家有司徒之荒政有遺人之委積有廩人倉人以預掌移民頒穀之政所謂良法可條述矣自李悝建平糶之策其苗商遂為常平

之制起於中丞壽昌而宣帝信之其後東都永平西晉泰始皆汲  
汲舉其策而行之義君一法根於北齊條於隋莫於唐以此二法  
爲天下備吾意天下可使爲堯湯之世而民已非堯湯之民矣或  
曰法有未立固當議法法既立矣非人不行如常平義倉先王美  
意無以加此無亦其人不足以舉其法歟然而天下未嘗無賢人  
也攷諸史籍發河內粟無汲汲孺乎開張掖倉無第五訪乎以倉  
曹而發州粟不聞韓思復之名乎以一尉發縣粟不聞負半千之  
名乎散富家之聚以飽貧民之腹如玉起輩又不知其幾人乎彼  
皆以民自任而爲政於法之外况有良法可守則若人等輩豈不  
能沛其澤於下之人哉君也者立法任人以相天者也法既良吏  
既賢而惠不及民則是民之命終亦制於天而已是果何故哉曰  
是其弊固有自來而法與人俱不免其弊宜乎其不足恃也嘗熟  
思之矣法雖良僅舉其大綱吏雖賢亦僅有於絕無之中所貴乎  
君者以道制數而無一之不足若未盡也是民之命果制乎天也  
又奚疑哉成周之民井井而居於其私也猶可使之相賙相救因  
而斂之以爲委積則其斂必均因而散之以爲賑給則其散必平  
後世君民之術得如古乎惟其與古異也於是計田科斂之弊  
有輕重肆意之弊及其出粟也又有遠近不均之弊有奸民欺誣  
之弊胥吏乘閒抵牾殆有不可勝窮之弊若夫縣官轉移以爲它  
費又不在言也惟其得賢吏而舉行之則百弊俱息抑今之用人  
宜無愧於古而大不如古矣古者國中自五家爲比以至於五州  
爲鄉郊野自五家爲鄰以至於五縣爲遂教化日漸漬於人心然  
後實與其能者賢者而還以治其政令曰比曰鄰其爲長者所治  
止於五家猶今之執賤役者耳必有下士以任其責後之出取人  
混於雜流用人拘於資格賢與不肖者雜乎天下嗚呼吾民幸而  
遇豐年天也又幸而遇明時天也又幸而遇賢吏亦天也天所不

能如之何哉君天下者誠知民命當制於我而無任乎天則廟堂  
變理萬國召和雖水旱無作焉可也况水旱之變可得於吾民乎

民論

陳止齋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  
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思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  
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慘於敵國之變其變之深者其  
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為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  
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  
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夫秦之先蓋七國也  
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存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  
之手吁亦艱矣始皇唯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歷其  
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  
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積石頸繫百粵而卻匈奴於  
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  
崑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  
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覬覦者已滿於山之西江  
之東也一呼而起低隸雲合雖邯鄲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  
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之民以  
幾月而亡秦以秦之疆不能當民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乎  
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厚俗論

程大昌

自有天地以來俗幾變矣結繩之世民以恬淡相忘故其俗樸可  
封之世民以輯睦相親故其俗和至叔世則乖矣以利害相離而  
已故其民可誅相親之不能反乎相忘勢也勢聖人無如之何也  
直以和凝樸使不流於乖則已矣相親之變而為離政也身先而  
民隨焉不可禁也則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使聖人能復太古之

相志吾知聖人有所必為使叔世能樂其民之相離吾意夏商亦  
自不棄吾獨怪夫商君之治秦也民故相親而立法以攜之俗未  
相離而設法以闢之勢可為而不為反推而納之至乖至戾之地  
吁可駭也軼之立法也設什五以相師而專以告姦為膏鬻有兩  
男者必出分而不分者倍其賦是驅民為告訐而禁民為孝弟嗚  
呼孝弟親睦之所從生也而禁之則民若何而可親告訐怨仇之  
所從起也而導之則民若何而不讎故軼之法行而秦民無歡心  
矣怡愉之樂不暢於閨門窺伺之惡交相於鄰里使之無熙熙自  
遂之適而嘗有惴惴意外之憂軼固前知其然而為之不恤也趙  
廣漢之治潁川惡其俗之相黨設鉅罰以招訐俗行詭譎以啓怨  
讎務使其民不為朋而已而不知告訐之禍慘於民俗之相黨也  
行之未幾潁川家家作仇特未相兵耳漢徵韓延壽開禮遜之端  
黃霸闡循良之政則廣漢刻薄所被安知潁川之不秦也漢之文  
帝承秦之餘舊染猶在文帝一以君子長者待之鎮之以淵默示  
之以敦朴行之以質木重厚之人比其父也昔之告訐無行誣語  
無親者人又自重耻言人過大漢之人蕩然與太和同風乃知書  
可焚儒可坑是古者可禁惟民生厚者不銷錮也封德彝曰三代  
以來驕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伯道蓋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  
欲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激俗論

方鑑軒

不有以起天下之懦無以絕天下之偷不有以致天下之愧無以  
杜天下之姦天下之俗天下之人為之也而風俗成壞則必有為  
之先者矣非為之先者能成壞天下之風俗也天下之人固視夫  
斯人者而為趨向也天下之人舉不為而斯人獨先為之則舉夫  
下皆觀夫斯人斯人者獨奮而上之人莫之沮也則天下爭先効  
之矣是故斯人苟天下之鋒也天下之鋒易以銳亦易以折天下

之人其剛毅不屈直道自守雖死而不回者天下固知其少也天下而有斯人也則天下之觀必有在矣是以明主因其獨為者而優容之以贊天下之觀以厲天下之鋒而不敢輕折天下之銳何者懼其一折而不振也昔者漢武之世汲黯以直道倡於朝矣而黯以此被疎元帝之世蕭望之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望之竟以此遇禍成帝之世王章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章竟卒不免此三人者皆天下之鋒也而當時之君不能優容之以信天下之氣而遂折其鋒天下之鋒一折於武帝而姦佞之風起矣再折於元帝而姦佞之風成矣三折於武帝而姦佞之風極矣故漢之風俗始壞於武帝大壞於元成風俗大壞而漢遂以亡非有能亡之也漢自亡也天下之人其剛者不百一而懦者常十九是懦者常多也有一人焉立於羣懦之中而卓然有以自奮此羣懦者之所登觀也天下方登觀於斯人而斯人者不旋踵而遂去則天下之觀沮矣天下之觀沮則天下之氣索天下之氣索則不懦者將折而入於懦而懦者愈懦矣天下之士習於偷懦而不羞則安於為之而不耻平居不敢一犯人主之怒而有急則臨大事而不敢爭此張禹孔光之流所以誤人之國而獨全其身者也嗚呼悲夫天下之士豈皆務全其身而誤人之國邪上之人逆折其鋒而勸之使苟容耳平居有敢言之士雖臨難多死義之人何者義固有以激之也是故明主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使之震厲奮迅自援於庸人而不肯為苟容之行然後天下之懦風始得而回之矣天下之人惟其樂於名而勇於義也是故名可以率而趨而義可以作而起也否則惟利之趨而已而今世議者往往以好名而咎天下之士士之慷慨勁正好議論者則遂以好名而詆之不目之以許則斥之以狂而士之立志不堅中無所守者每有所為復以近名而自沮嗚呼近名者不取而惟近利者乃可抑古今天下惟兩端



六〇論

練兵論

方恬

凡戰兵多以治勝兵少以精勝兵多而不治兵少而不精均敗之道也驅三軍之士若役一夫非治不能濟也卒數千之兵而當數倍之衆非精不爲用也治則整整則無間無間則敵不能犯精則銳銳則无前无前則敵不能禦不能犯而後可以不敗不能禦而後可以必勝故兵多而治者所以務爲不可敗也兵少而精者所以求爲必可勝也夫兵多易撓也兵少易壓也易撓者隙易乘也易壓者勢易孤也易乘者易伺其便易孤者易兼其衆多而治則無隙矣少而精則勢勁矣無隙則不可撓以寡勢勁則不可壓以衆故用兵者毋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者畏其整也銳卒勿攻歸師勿遏者避其銳也善戰者使敵畏其整而避其銳然後可保其全勝故兵多而不治者亂軍也兵少而不精者危軍也符堅以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者軍亂而不整也楚之三軍以迭出相救爲奇而困於黥布者軍危而不武也故聚无行散无列飲无序鼓之不進金之不止在伍而失次在陣而加囂者兵雖多而必敗也進不敢獨先退不敢獨後未戰而氣先奪未陣而意先沮者兵之少而愈危也惟治而後可以用衆惟精而後可以用寡治在乎紀律精在乎鋒銳紀律以嚴整爲先鋒銳以選練爲強兵而无紀律者驕將也士而无鋒銳者惰兵也將驕卒惰而求戰勝守固不可得也昔李廣爲將无部曲行伍人各自便然虜卒犯之而无以禁也虜卒犯之无以禁敗繼之矣霍去病一常人也而戰數有功者乃諸將常選也夫士之不能无勇怯也兵之不能无老壯也馬之不能无奴馬与駿也技之不能无精与庸也是皆不容无擇者也勿雜焉而已矣勇怯雜而驅之老壯雜而用之駑駿雜而乘之精

捕雜而隊之則勇者未必奮而怯者先道矣壯者未及闔而老者先敗矣駿者未及騁而駑者先顛者精者未及施而慵者先潰矣凡兵未及戰而先知其必敗者此類也今天下之兵其治邪其否邪其精邪其未精邪愚竊窺軍政之不嚴而吏士之未精也攘直之治兵戮一後期之莊賈而三軍之士爭奮為之赴戰者今嚴而必行也兵起之論兵也以為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若此之等選而別之可以擊倍者士勇而用命也故兵無死令之士而將無用命之人必敗之道也則今日之軍政在諸將豈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吏士在諸將豈可以不選哉

原守論

方恬

用兵之道戰欲暇守欲豫戰非暇則不力守非豫則不固暇生於豫豫生於戒惟戒而後可以擇勝故我利則動不利則止善戰者常使制勝在乎我而不使制勝在乎敵敵未至而先戒敵將至而先備敵已至而先勝寓守於戰藏戰於守敵雖眾可使不得闖敵雖銳可使不得犯敵雖出吾之不意可使不得乘善兵者藏於冥冥故敵莫如其声動於默默故敵莫知其極夫惟敵不能知則制勝在我矣天下之勢譬之操斧先制其柄則伸縮進退莫不在我何則恃吾先有以待之也凡兵以有待勝以應卒敗非至於應卒而後敗也蓋宿敗也未戰而敗之證先形矣善戰者之於兵不使之至於應也非不欲應也懼其奪於彼也故奪於勢則不得應奪於機則不暇應奪於人則不能應奪於氣則不敢應以勢之不得而乘機之不暇以人之不能而因氣之不敢如是則茫然而无以應事至於茫然而無以應則將泛然而應之救之於東而喪之於西扶之於左而迫之於右幸一事而百弊起掩一方而四面病徘徊四顧而其力已殫其勢已窮嗚呼吾見其殆矣昔尹公洙之論兵也以為策之長在於戰守策之失在於禦与救何也戰則暇

救則不暇守則豫禦則不能敵也敵至而後命將兵交而後齊師則吾之勝勢已與敵共之矣故敵逸而我勞敵主而我客敵靜而我譁則制勝不在我矣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又曰善陳者不戰夫使敵自至而我不勞則不戰在我矣故兵之使敵不得與吾戰者三先奪其所愛而不得與吾戰先奪其所恃而不得與吾戰先奪其所忌而不得與吾戰夫惟敵至而不得與吾戰則不可勝在我矣不戰在我然後戰必勝守必固矣

禁衛論

營庵

自古禁衛之兵大槩有四有以宰相而領之者有以宿將而領之者有以宗室而領之者有以外戚而領之者晉嘗以外戚而領禁衛矣羊琇典職十三年其計得也然漢上將軍祿相國產以肺腑之親握兵柄幾為劉氏之禍晉嘗以宰相領禁衛矣周勃入北軍卒安其計得也然唐昭宗誅宦官以崔嗣判六軍十二衛適以啓東遷之難嘗以宿將領禁衛矣李廣程不識俱東西衛尉其計得也然王叔文以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以奪宦者權適以兆僖宗幸蜀之危漢嘗以宗室領禁衛矣東牟朱虛宿衛長安共誅祿產其計得也然唐昭宗畏藩臣跋扈以嗣暉去之典神策而興平五十四軍一日俱潰適以啓李茂正犯闕之變則宰相外戚宿將宗室又若不可以領宿衛矣是大不然安危在出令存亡係所任任得其人則羊琇之謹審周勃之重厚程李之忠肅東牟朱虛之赤心雖處禁司不嫌於握兵之重任非其人則祿產之險賊何取於外戚崔嗣之昏庸何取於宰相嗣暉之駑材何取於宗室希朝之淺謀何取於故將故夫典禁衛者不必外戚得如羊琇則可不必要宰相得如周勃則可不必要宗室得如東牟朱虛則可不必要宿將得如程李則可此漢武所以肅建章之衛而唐太宗所以嚴諸衛之軍誠知夫禁衛之不可輕也雖然漢武肅建章之衛而唐

太宗所以嚴諸衛之軍誠知夫禁衛之不可輕也雖然漢武肅建章之衛其亡也兵移於奸臣太宗嚴諸衛之軍其亡也兵移於宦官兵移於奸臣其禍淫兵移於宦官其禍速方漢之季曹操於相府自置領軍後改爲中領軍乃使韓浩史煥同領禁衛自是忠臣義士私除累蓋靈獻之間北面朝者拱而觀變漢魏何擇焉彼見宗廟社稷之無與也執太阿而用其顛以司一卅之命則漢之亡非既亡而後知也禁衛之權一移於奸臣之手而天下之勢去矣然而靈獻猶推虛器而曹操亦終身腹毒而色取仁及丕而易漢姓者其禍淫也唐之季始以禁衛假魚朝恩既又以假竇文場已而又以假焦希範夫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也當時假龍奄寺兵奪於內亂訂於外李茂正一犯關則殺一中尉王行瑜一犯關則殺一宰相韓建一犯關則歸十六宅殺十一王自是朱全忠之難作於肘腋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不終其身而唐已亡其禍速也禍之遲速不同而其亡同一轍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誠有味其言哉作原禁衛

機論一

方鑑軒

事必銳而奮亦以銳而惰銳宜不惰也而銳之終則惰繼之何也氣銳而功不隨也古之大有爲者不憑氣以舉事以事不集則惰繼之矣衝風之衰不能起羽漂流之餘不能蕩芥勢固有所窮也故明主折其氣而不使之窮蓄其銳而待之而不肯輕用其鋒故其銳不挫而其鋒不可犯何者彼固有以養其銳也至陽之潛于九淵也葉焉者零波焉者冰淒焉者慄而不知其溫然者之將復也逮其久也溫然者翕然於下勃然而達於上劃然而爲雷則惰者肅然者悚然者伸甲而垢萌而達者無不遂生而如意蓋其復之也漸故其蓄之也厚其出之也遲故其震也驚不銳於其始而銳於其終怯於前而勇於後靜於久而動於卒天下之事惟其發

於卒然者人之所不能料也高帝之為漢王也項羽奪之關中而不敢爭驅之南鄭而不敢怒帝非真能下人也而隱忍不校以就蜀漢之封者所以安羽而求出於其不意也迨夫漢中之席未温而三秦之師已卒鴻溝之約方成而垓下之圍已合帝於此何其銳也夫惟其始也不銳故其終也獨勇帝之始非真不銳所以養其銳而就大事也故夫人主之為天下不病其怯而病其勇不取其銳而取其堅蓋銳者其氣也堅者其志也高帝曰吾意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此高帝之志也天下之事無必為之志而徒恃其輕為之勇無先定之謀而欲求速成之效愚未見其能濟也何者輕為者不量力而欲速者不知變故也方今天下其可有為之時邪未可有為之時邪以為可以為也則未見其可為之機以為不可有為也而將遂不為邪則愚未見可如此而遂已也古者敵國相持其為策有二而已可戰則戰不可戰則守過是無策焉其所謂守者非不戰之謂也先為戰備以待其可戰者也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惟其先莫之窺也是以一發而莫之支也今也以為戰而忘於戰以為守而懈於守在彼既有可勝之形在我亦無不可勝之備則亦僅自立耳嗚呼以今日事勢其將大有為邪其欲僅自立而已邪如其志不止於僅自立也則今日之所以待敵者愚不知其故也愚雖不肖竊嘗妄論當今之故以為今日之失在於志太銳術太陳率事太輕責效太速此天下之事所以顛倒錯亂而無所成就符離之率非不銳也愚獨歎其疎而恨其失於太早也雖然符離之事既已往矣則夫後日之事豈可不先為之謀而復蹈其轍也哉

機論二

鑑軒

今天下之大勢不戰而勝者為上策戰勝而能有其地者為中策戰勝地闢而不能堅礙之者為下策故內修政事者上策也復關

中者中策也取河南者下策也所謂上策者愚前所謂正論之書其說備矣然所謂復關中爲中策者何也愚非以爲東兵不可進取也亦非不知帝京祖宗舊都所宜先復也而曰復關中爲中策者何也非以事論也以勢論也天下之事勢之所不便者雖英雄有所不敢爭而勢之所當先者此明智之所力攻而無疑者也自古至今事變之興亦多途矣然大抵攘羣盜者則先據其會而對大敵者必扼之於險夫人惟其易與也是以可疾驅而爭先惟其難圖也是以可乘便而自固是故擊蛇者奮臂於夷塗而刺虎者先據於要地何則其勢不同也是故敵小則併兵以乘其卒敵大則斂兵以襲其懈乘其卒則敵不能抗敵不能抗則一舉而墟其國襲其懈則敵不及慮敵不及慮則一戰而分其勢用兵之道敵小則銳於一舉敵大則審於一戰一戰不勝後難救也戰有五易勝則戰必勝則戰有所恃則戰有大利則戰不得已則戰不得已而戰者死地也凡戰之道有不量力而與戰者一死地是也自不得已而上未有勝負不可必而輕與人戰者也光武之中興也而首事於河北曹公之爭天下也先據於許兗二君一舉事而遷與群雄角者彼與爭馳於中原者皆非其敵故也天下之事譬如物眾雜而取之則力爭者獲必多兩分而有之則直奪者未必得是故縱獵者必於獸駭之時而刺虎者必於負嵎之際高帝之取天下與光武曹公異也光武以勇戰怯曹公輕戰高祖持重非他也勢也項籍之據梁楚虎而負嵎者也帝不與之爭於梁楚而固守成臯未嘗與之交鋒也而韓信之師已翱翔於燕趙矣彼其所爭者不爭而爭其所不爭者何也彼以梁楚不可一戰而遂有也是以乘便而疾趨於其不意不攬其前而竊出其後不戰其膺而斷其臂高帝之斃項籍武帝之困匈奴同一術也今天下之勢兩淮者蓋吾之成臯關中者蓋吾之燕趙也以愚之計莫若重兵戍

兩淮精兵取關中而別以輕兵援河洛重兵所以守精兵所以戰守者務為不可敗而戰者務為必可勝東兵脅之以其聲西兵掩之以其實而輕兵之趨河洛者則撓之以張其勢聚重兵於東而脅之以聲所以疑敵也敵疑則其備於東者必力備於東者力而我持重而不戰則勝負之勢未有所決兩勢相持而勝負不決則兵不可解兵不可解則備於西者必輕而吾精兵之向關中者可以乘虛而入矣然後悉荆襄之兵連西蜀之甲數道並進以趨關中可一戰而定也既得關中然後出關搏戰東向以臨天下當此之時天下大勢在南不在北矣

機論三

鑑軒

愚之計必欲重兵戍兩淮何也愚故曰聚重兵於東而脅之以聲所以疑敵也曷為而必脅之以聲也所以成吾西討之計也或曰成吾西討之計則善矣曷為不東西齊卒而東兵獨專於守也應之曰東兵可以必有功而不能必其不敗也可以復河南而不能保其不復失也然則河南不可取乎曰可取而不可守也古之善兵者不攻不可有不取不可守攻而不可有謂之棄士取而不可守謂之棄功兵以勢攻以形守勢者有所不擊而敵不能拒也形者有所不戰而敵不能爭也故戰以勢合守以形固形之不足恃者則守之有不能堅也地之不能爭而不能使敵之不能爭則知兵者不輕取之矣河南者蓋敵之所必爭而不能使敵之不能爭也易奪而難有易定而難集易乘而難固易得而難備是故梁汴者天下之戰場也車徒之所必由馬蹄之所交道環地而守之而兵之向某城者四面而至雖有墨子之技吾知其不能固也非不能固也能固而不能持久也東晉之初祖逖嘗據譙矣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逃死未幾而旋失之宋文之初嘗北伐矣取碭礧取虎牢取滑臺取洛陽而卒不能有是向也河北之未平則河南不可

留而處夫以新定未集之勢而當河北悍堅之虜以驟勝又暴之師而嬰剌起四合之鋒雖湯武臨之未保其全勝也昔陳宣帝嘗取彭汴矣而王喜以爲棄舟楫之功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喜之意非以彭汴爲不可取也以爲取之易而守之難也國家往日符離之卒未爲全失也而獨首事於河南則愚以爲計之踈也而又東兵決策進取西師堅持不戰故東兵敗退而西師無功者失於西師之不出而東兵之獨進也昔商浩連年北伐而師屢敗元溫一出而幾定關中王元謨平蕩河南旋即敗退而柳元景進攻潼關所向皆捷非人謀之不同也蓋東西異勢也卒兵以攻人而不能數道並進使敵勢不分而卒於一道非計之得也誠使當時內外叶謀數道併力乘利同便東西掩擊未有不勝也就使東兵小衄而西兵必大捷矣不能出此而詢謀不佞議論不一進退異意一前一却此所以自困歟愚故曰失於西師之不出而東兵之獨進也愚嘗觀天下之勢以爲今日之事東兵宜緩戰而西師利奇襲宜緩戰則持重陰伺而有所置而不取利奇襲則東間大出而疾趨於其不意東兵則示之以攻而實出於守西兵則形之以守而實出於戰東兵則以奇而用吾之正西兵則以正而出吾之奇使敵不測吾之所爲而不知爲吾之備則墮吾計中矣不此之思而趨夫敵所必爭之地此愚所以謂計之踈也



論

論法上

死丘

齊地

反本之論亦頗參之以莊周之論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然則天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歟夫亦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用事日益新法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為尚也為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肆之所安夫如是則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與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於文鍼砭遍膚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為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所不願取辨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為之不已何也豈其世亦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

不足以還民之初孰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街竊焉終身而不知不立門墻則穿窬竊發盜終身而不為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志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其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易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奸心邪態靡不畢出其知備其質及其惡其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之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未瀆神而爵賞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欬

論法下

苑丘

議論所文勢委蛇曲折用字尤工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緩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推原得好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曲**強下字好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其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撲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